



河北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HE BEI NU ZUO JIA LUN

河北女作家论

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河北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河北女作家论

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费富忠 主编

燕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6.8125印张 143千字 印数：2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15元

I SBN 7—80505—111—9/I·111

编 者 的 话

为了检阅我省文学创作和评论队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七十周年献礼，我们特编辑这套《河北当代文学评论丛书》。

列入这套丛书的作者，既有享誉中外的文坛宿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和评论家，更有新时期以来涌现出来的文艺新秀。老中青几代作家、评论家济济一堂，蔚为壮观。这是我省文学精英的荟萃，也预示着我省文坛更为瑰丽的明天。

我们相信，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会对河北的当代文坛有个较为具体的了解；收入本丛书的作家、评论家也会对自己的创作作一次认真的回顾和总结，会拿出更为精美的作品，为振兴中华、繁荣文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和许多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目 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秀华

马秀华小说近作简评.....张东焱(2)

戈 红

滚滚潮头谱新歌.....陈映实(13)

——简评戈红的报告文学集《企业家的歌》

王乃飞

当变漫步为腾飞.....高 扬(24)

——王乃飞作品印象

冯敬兰

秋天的寻求.....李 龙(32)

——冯敬兰小说论

刘 真

刘真小说论.....李 龙(42)

刘美秀

童心的沃土上，播种着彩色的梦.....朱宝柱(52)

——浅评南秀的小说创作

孙桂贞

新观念的追求者.....孙达佑(63)

——评孙桂贞的诗

祁淑英

历史性灾难的真实记录.....张永泉(74)

——评《大地震纪事》

何玉茹

心灵的探秘和艺术的求新……………宋木林(81)

——何玉茹小说印象

张立勤

不屈生命力的深情礼赞……………李发展(94)

——张立勤散文情感意蕴简析

张荣珍

献给乡间姐妹们的一片赤诚……………张东焱(104)

——张荣珍和她的小小说世界

杨林勃

独有异彩的个性之美……………韦 野(115)

——谈杨林勃的散文创作

员淑华

月夜飘来的笛音……………尹广泰(124)

——员淑华小说读后

李淑娟

心随潮音诉亲情……………王万举(134)

——李淑娟散文散论

武 华

真诚弹奏心灵的歌……………韩晓春(143)

——女作家武华印象

周喜俊

紧紧追踪时代的步伐……………龚富忠(153)

——周喜俊故事创作漫议

铁 凝

真切地感受和精深地理解生活……………陈映实(161)

——铁凝蓬勃的创作活力漫议

郭淑敏

发自情感琴弦的歌……………高 扬(174)

评郭淑敏的散文

梅 洁

梅洁创作论……………汪 帆(185)

葛 文

葛文小说论……………卢文川(197)

韩晓春

对真与爱的呼唤……………木 木(207)

——谈韩晓春的散文创作



马秀华，女，原籍浙江嵊县，1949年7月生于天津，1968年以前一直在天津读书，后到宁河县电机厂接受再教育，1971年再分配到三河县文化馆创作组，1981年调到花山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至今。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有尝试，已发作品40万字左右。短篇小说《假如是你作案》曾获1987年“首届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二等奖。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河北分会。

马秀华小说近作简评

张东焱

同许多青年作家一样，马秀华的小说创作也是在“伤痕”文学的大潮中开始起步的。从她发表第一篇小说《埋在心底的爱情》至今，已有三十余篇中短篇小说问世。这些作品不论是写失落的纯情还是叙家庭的解体，不论是绘理想的追索、寻觅还是叹人生的悲怆和磨难……总是以一个女子的目光和价值尺度去审视去评断的。她的早期小说如《呼唤》、《约会》、《远飞的蝴蝶》、《惭愧》、《想起了你》、《前面的路》等给人的印象是细腻而又缠绵的，很象天宇中一抹曲婉的白云彩。若从它们的艺术质量和思想含量而论，这些作品还带着明显的稚拙与轻浅。似乎可以这样说，从《埋在心底的爱情》到《因为那个小月亮》，作者基本上是滑行于同一平面的，其前进的步履缓慢、迟疑，创作心态也过于拘谨。作者开始摆脱稚拙和轻浅，显示出她的创作个性的作品是发表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离家出走的女人》。这篇小说虽然仍以婚恋为题材，但是作者的创作心态、价值观念及文风等方面都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女主人公袁洁终于找回了她失落了十多年的“自我”，很理智地下决心

逃离那间无爱的“火柴盒样的小屋子”，去追求新的自由的生活。这篇小说的格调厚重、朗健，情浓墨饱，为她的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创作，做了艺术探索上的准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作品，她以不无感伤的抒情笔致，唱出了一曲真实、凄婉的普通女子痛苦寻觅之歌，小说主人公的生命价值和潜能，在生活的炼狱中磨砺而闪烁，冲撞而焕发。痛苦中，包含着幸福的往事追叙；美好里，也杂夹着世俗丑恶的暗影；讴歌中，亦时见轻微的鞭挞和愤懑的指斥。它不是牧歌，因为读后的心绪并不轻松，然而它也决不似哀歌，因为小说能给人以奋进的勇气和人性的力量。看得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马秀华动用生活库存和感情库存最多，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精心之作。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全篇不过5万字，情节算不上复杂，它以处在京津之间的A城为背景，向读者讲述了冷若湘、林珂等人物在爱情、事业上不懈追求的故事。女主人公冷若湘是位“老知青”，兰江县文化馆美工，三十多岁仍孑然一人。她经历了失学、失业、失恋的苦痛和底层生活的煎熬。太多的悲怆、失望和磨难以及时代赋予她的超负荷的使命感，使她过早地丧失掉享受人世欢欣的权力，变得过于冷寂、理智和警觉。在她的身上，女性的自立自主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自立自主意识首先体现于她对自身人格价值的确认与执著追求上。当她昔日的朋友庸庸夫妻为了一己的私利，把她的后半生命运作为换取亲属调进A城的筹码，不惜软硬兼施，逼她就范时，她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就孕育出一股强大的力量：“决不接受加给我的任何东西”，“而仅

仅取决于我的心之选择。”她的这一人生信条，就远远地超越了“男女平等”的口号，展露出女性婚嫁中极其可贵的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心的选择”，这种具有现代风味的处世态度，正是新女性把握现实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冷若湘作为一个刚强而又柔弱的女性，她同样向往幸福的生活，但她坚决地拒绝以人格的丧失换得俗常的物质享乐。女性那种惯常的依附的心理在她身上早已失却了藏身之地。当然，她也并不是寡情少爱的“女强人”，在她的心海里，爱的浪花在萌动，随时都有奔突的可能。华剑与林珂不是都曾令她“快活得颤栗”过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里，具有这种自主意识的觉醒女性，她们的性格常常是与痛苦和忧郁纠合在一起的。因此，痛苦、忧郁就构成了她们性格的基本色素，冷若湘与郁郁（后者为《那次，去海边……》中的人物）都不例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有一个著名的美学见解：“我的确认为‘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我几乎不能想象……任何一种美会没有‘不幸’在其中。”（《美的定义》）马秀华在塑造冷若湘和郁郁等性格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波德莱尔的美学原则，并把它施诸于某些次要人物的形象创造中。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里的“骄傲的大雕”林珂是作为冷若湘寻找迷恋的对象而出现的。由于他肩负着婚姻的和事业上的双重道德示范的使命，因此他所经受的痛苦际遇较之冷若湘更甚。林珂，美术学院毕业，在A城的一所中学任教，有一个从来没有爱的妻子，生活无情地捉弄了他。出于理智和道德的约束，他不得不驾着“苦舟”（林珂

的笔名就叫苦舟)，忠实地“尽着做丈夫的责任”。痛苦的犁刀，割破了他的心，悲哀笼罩着他生活的路。但林珂却是事业上的强者，他承受着人们泼来的污水，顽强地奋斗，用画笔创造着艺术美，来抚慰那颗惨破、燃烧的心。他的人生信条是：“假如我们没有愧对人生，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曾失去过！”事业成了他生命运动的一部分，刚毅的性格在苦难面前更加熠熠闪光。但是人们要说，林珂活得太苦了，除了事业上的追求，难道他就不该享受到人所应得到的东西吗？当作者的女性目光观照这位忍辱负重的男子形象时，先前的那种来自主体的自立意识就悄悄地淡化了它原来的色泽。片面地说，林珂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物自身道德观念的重荷。不错，生活曾经捉弄过他，然而毕竟没有忘记向他施予爱的良机。在南方工作时，当“美人蕉”果敢地要把一颗纯洁的心交给他时，他竟吓得逃离了那里，以至心甘情愿地维护着无爱的家庭。他为传统的重压支付得太多了，怎么就“什么也不曾失去过”呢？作者在小说中把他誉为“雄奇的大雕”，如果是从事业的角度去评判，无疑是准确的；倘若从爱情婚姻的角度来看，是否就显露了作者对男性人格价值的某种道德苛求呢？读者在对林珂的命运的痛苦中，亦为他内在自由的失落而叹息。林珂形象给予人们的启示是：痛苦的犁刀既能割破你的心，又能掘出生命的新绿——人的生命应是顽强的。处在异质环境中的人们没有必要一定迫使自己沿着负方向运动。

痛苦的磨难，对于生活的强者可能成为奋搏的动力，但是对于生活的懦弱者，它的刃锋就令人震颤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的那位舞台美术家，在不幸面前彻底地倒

下了，他象断了脊梁的软体动物，失去了追求和理想，沦为异化了人性的八十年代“多余人”。作品中的庸庸，原本是个很有朝气的姑娘，但她为了摆脱家庭的厄运，终于走上人身依附，追求男性保护的路。小市民的逢场作戏、趋炎附势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扭曲了她的人性。颇有趣味的是，庸庸的手里总是“擎着一柄火红的阳伞”，这恰恰是人物处处寻求庇护的依附性格的真实写照和象征。在小说中，作者对朱琪和庸庸等人物是持否定态度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对“痛苦这把犁刀”的肯定，而是对人格力量、自我价值的热切呼唤和确认。

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马秀华在描写人物的性格、命运时，很注意摄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和细节，强调描写的客观性和再现性，而且重视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格、命运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她的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追求是令人瞩目的。然而，我们在分析和肯定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离家出走的女人》等在人物塑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应看到，她的这种现实主义追求并不就是“充分的”现实主义。加之，作者在人物性格的表现上过于执著于鲜明性和确定性，因而不同程度地消弥了人物性格应有的复杂性。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同志就说过：“艺术家在谋求人物性格鲜明性和确定性的意识如果太强，结果反而会失去人物的个性，而审美主体（人）对这种绝对鲜明的审美客体，不可能唤起任何丰富的联想，也不可能具有太大的审美再创造的空间。这样，人物形象便会失去艺术的魅力。”（《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91页）挪威作家哈姆逊也曾以自己的和别人的创作实践说明：“人物形象如果太鲜明，就

势必会变成一种性格象征，一种人物类型。”（《易卜生评论集》第63页）当然，冷若湘、林珂等人物决不是能用某一类型规范所囊括得了的，而且即使典型人物，事实上首先也应具备类型因素。这里，笔者只想提请作者注意两点：第一，在创作中“不要过于钟爱自己的人物”（恩格斯语），也不要过于憎恶自己的人物。第二，在性格的塑造方面，不要过于执著于它的鲜明性和确定性，不要过分净化生活，不然，则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深度。

令人欣喜的是，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所存在的这种不足，在短篇小说《那次，去海边……》中得到了明显的弥补和救正。《那次，去海边……》是一篇不易概括、颇有魅力的作品，它通过郁郁、尤导演等人物，揭示了人类感情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从中发掘出启迪人思考的教训和某些生活的哲理。郁郁，是作者笔力投入最多的主人公，她长得苗条、秀丽，眼边常常笼罩着一圈抹不掉的忧郁的青晕。她大学毕业后在宣传部门工作，是一位有教养、有追求的女性。作者借导演之口试图概括郁郁的心态和性格特征：“对周围目前的生活不满并产生裂痕”，“经常感到空虚，却又有所追求，”但又没有明确的努力目标。她追觅真诚却又看到太多的伪饰，向往爱抚而自己却常常陷于冷漠之中……苦闷、徬徨、象害了忧郁症，心态失去了平衡。特别是当昔日的情人那“屠格涅夫式”的追逐和盟誓以及丈夫的“小花”事件，连连向她袭来时，她内心的妒嫉和狭隘几乎将她逼入罪恶的深渊。在她的眼里“一切都很丑”，她要找机会实施报复，使内心的积郁、苦恼得以宣泄。尤导演的出现以及与中魁的巧遇，改变了她的人生航向，她终于在痛苦的反省中悟

出了比金子还贵重的真理：“每一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东西”，“最要紧的，是自己把握住自己！”她象经过涅槃的再生凤凰，新的生命诞生了。当她的丈夫迟疑地站在她面前，请求原谅的时候，她“感到一股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剧烈的战栗”，正常的生命意识重新归附了她。郁郁的形象意义，无论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审美学的角度去分析，都远远超越了冷若湘和袁洁们，而达到一种更高的艺术境界。她提醒人们：人心是一个宏大、幽深、微妙的“相对封闭的圆”，任何人也不能要求别人把心中的一切都展露出来，属于自己的隐情是他内心的一块净土。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原谅和理解。作为一种人生的追索与教训，郁郁的醒悟当然算不上高尚，但唯其如此，才更符合人物性格自身的逻辑层次，才使人感到真实、亲切而又自然。看得出来，马秀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又深入了一大步，同时也预示了她光明的创作前景。

假如我们将《那次，去海边……》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相比较，进行综合考察和概括，那么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它们的明显变化。首先，后者主要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入手描写婚姻恋爱以及事业追求的作品，前者则是从伦理和哲学的角度入手表现婚姻家庭以及理想、欲望等的小说。从主题倾向上看，后者偏重于探求女性在有价值的生活寻找自己的位置，前者则偏重在探求女性在自己已有的位置上如何认识和理解人生的价值。两篇小说道德价值和伦理价值观念上，也存在着明显区别。后者趋向于一种传统的“自我牺牲”的崇高境界，前者则更胶着于一种尘世的现世境界。后者的道德价值和伦理价值观念处于一种交和状态，而前者则

给予明显的分别。

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两篇小说同中有异各显特色。《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艺术形式呈现出一种起伏宕跌一唱三叹的交叉回叙推进的情势。它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以歌词《风雨兼程》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放弃了全知视点，造成情节结构与情感结构的有机结合，既扩大了作品的包蕴，同时也带给读者更多的信息。小说的各个章节的标题就象作品的眼睛，透过它们就很容易把握内中的丰厚意蕴，探知人物未来的命运。而小说《那次，去海边……》则采用较为传统的形式，随着时空变化而组织情节、筑设结构。其中最突出的是情节安排上的戏剧性特征。譬如，“小花”事件勾起郁郁欲见中魁的愿望，恰在此时朱主任约她赴海滨开会；在海边又巧遇昔日情人中魁。巧合的成功运用造成情节的跌宕感和流动性，形成一种戏剧性的氛围，强化了小说的审美属性和艺术魅力。

马秀华的创作经历还不算长，与同时起步的作家相比，其发表的作品也不够丰富。就她已经发表的小说来看，还存在着许多缺点。譬如，作品的力度不足，艺术触角还嫌狭窄，作者的艺术视界不够开阔，笔法常显滞重，语言符号储备也欠丰盈。在创作过程中，心态有时不那么自由，常把自己的主观意图贯彻得过于直白、急切，致使作品明晰有余而蕴蓄不足。她工于构思却失之于洒脱，善绘细部却常乏灵动之气。这些缺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小说本应达到的艺术质量和思想深度。

这篇评述性文字，是在仓促中完成的，个人的浅见和偏颇都是难免的。对于马秀华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不足的分析

概括，也许会不那么切当，但有一点，笔者是敢于肯定的，马秀华是一位有才华有潜力的女作家，她的更大成功还在未来的不懈探求中。

马秀华主要作品目录索引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篇)	《女作家》1986年第3期
假如是你作案(短篇)	《人民公安报》1986年第4期
那次,去海边(短篇)	《天津文学》1987年第7期
离家出走的女人(短篇)	《小说林》1986年
“坏王头”管水(短篇)	《通俗文学选刊》1983年
想起了你(短篇)	《新地》1983年
夫妻(短篇)	《莲池》1983年
公主与小木匠(短篇)	《青春岁月》1984年
陌生的朋友(短篇)	《小说创作》1985年
因为那个小月亮(短篇)	《新地》1985年
惭愧(短篇)	《滹沱河畔》1982年
呼唤(短篇)	《河北文学》1980年
埋在心底的爱情(短篇)	《河北文艺》1979年
金质奖章(报告文学)	《河北文艺》1979年
银龙攀燕山(报告文学)	《河北文艺》1973年
米兰(散文)	《河北日报》1982年
五线谱花纹(散文)	《河北日报》1984年
在公园里(散文)	《河北日报》1978年